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蟬鳴裡的鄉音

何善亮

夏日炎炎，鳴蟬棲息於樹木枝頭，在陽光下賣弄歌喉，把日子鼓噪得一片喧騰。它是童年的老友，形影相隨，聲音早已烙進心底。陽光越是灼人，它的嗓門吊得越高，正午時分，叫聲攀上頂峰。

那時的人，多在房裡納涼午睡。蟬聲穿透窗戶，撞著耳鼓，是夏日熱烈的宣言。熱浪隨聲起伏，空氣也在宣告盛夏的激情。窗外蟬鳴此起彼伏，像是一群技藝高超的噴手輪番獻藝，不知疲倦地守著這滾燙的時光。這聲音勾動縷縷鄉愁，思緒被拽回童年，帶向那片故土。

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未改鬢毛衰」。詩句道出了此刻心境。

那些清貧卻清澈的歲月，河水的涼意，是童年記憶的底色。南方老話說：六月六，狗洗浴。家鄉的意思，這一天狗都得清潔祛蟲，何況是人。

六月初六之後的暑假，正午日頭最毒，約幾個夥伴，耷拉著腦袋，走在曬軟的土路上，循著遠處傳來的蟬鳴，興致勃勃地向河邊走去，貪圖那份水中清涼和捕蟬的樂趣。

捕蟬總是在游泳之後。鑽進河岸的柳叢裡，順著聲音找。捉到一隻公蟬，便如獲至寶，在它尾部輕輕撓弄，它便隨著我們的腳步一路嘶鳴，直到力氣耗盡，聲音沙啞。有時也放了那些不肯

出聲的，手一鬆，它便猛地「吱呀」一叫，彈開去，消失在枝葉間。

這童趣如同封存的藥引，到了中年，常取出來回味，可稍稍熨貼心頭的淡淡愁緒。

蟬音像是不凋的芳華，永駐心田。異鄉傍晚，在南官河畔林蔭道上踱步，任思緒捕捉蟬聲，感受夜風的輕撫。風裏著白晝的餘溫，帶著一股蠻勁撲上來，帶著夏天獨有的熱烈。毛孔被這奔放驚醒，滲出汗液，迎接令人血脈躁動的夜色。燈火漸次燃亮，在暮色中暈開。

心情偶爾也陷入「桑拿天」。走在林蔭道裡，蟬鳴「吱吱呀……吱……呀」此起彼伏，一聲悠長的嘶鳴，彷彿自己心底的歎息被釋放了出來，呼出塊壘，吐出莫名的鬱結，清空了心頭的陰翳，眼前豁然開朗。一股舒暢和涼意如電流貫遍全身，夏夜鬱熱的悶脹驟然退去。

我把鳴蟬當作知己，如同童年眷戀的蛙鳴。新秧初插時，捧書在手，總伴著「呱呱」的聲響，像無數孩童在放聲誦讀。後來在外鄉，雨後草叢傳出蛙鳴，每每駐足聆聽，分辨那聲音裡童年餘韻。

而今於蟬聲裡聽出別樣意味。夏蟬看似嘈雜，隨心品察，倒成了傾吐塊壘的出口。將它植於心田，當它「咿咿呀呀」唱響，不正好讓這單調的日常絮語，讓種種不快的經驗，隨著聲浪消融在縹渺的時光裡？

夏日暮晚靜聽蟬音，是對靈魂的一次濯洗。忘記年齡的牽絆，讓童年的趣味，重回心房。

繪本裡的畫筆

周水平

美術教室的陽光總帶著細碎的暖意，停在孩子們攤開的畫紙邊緣。當《逃家小兔》的暖黃封面被翻開，四十雙清澈的眼眸安靜下來，一種無聲的旅程開始了，從指尖漫入眼底，帶著清晨窗台接納星光的溫柔。

初識繪本教學，是在一個墨香浮動的午後。孩子們對著《荷花鎮的早市》裡氤氳的水墨出神，一個扎羊角辮的女孩仰起臉，指尖點著畫裡的烏篷船：「老師，為什麼畫裡的船像在水裡飄？」那一刻，我懂了，繪本不是圖畫故事書，它是一座橋，橋墩是柔軟的故事，橋板是孩子本真的感知，連接著

他們走向美的彼岸。

低年級的畫紙常常鋪滿童話的甜。陽光曬暖了《小藍和小黃》的封面，孩子們筆下的色彩也明亮起來。那個總把天空塗成紫色的男孩，第一次試著讓藍與黃在紙頁邊緣相遇，它們擁抱，滲出一抹意想不到的綠。他忽然停了筆，把畫紙舉到眼前，又低頭對著顏料盤輕輕吹了口氣——陽光漏過他的髮梢，落在那抹新生的綠上，也落進他驟然明亮的眼底。那些曾經散亂的色塊，漸漸學會了用暖色包裹小兔的絨毛，用冷色鋪展夏夜的星空。孩子的審美感知，原來就沉睡在這些直觀的色彩碰撞裡，等待一次輕柔的喚醒。

日子在翻頁聲與畫筆的沙沙聲中流逝。高年級的畫室，藏著更深的探尋。《青蛙王子歷險記》裡躍動的姿態，讓孩子們開始琢磨線條的韻律；《臨摹》《母雞蘿絲去散步》的路徑時，有人悄悄在轉角添了一顆星星，說「這是蘿絲的秘密路燈」。那個總說「我不會畫畫」的男孩，埋頭臨摹完繪本裡的線描後，筆尖忽然在畫紙上遊走，添了一隻銜著野花的小兔，絨毛上沾著幾片楓葉。「這是秋天的蘿絲，」他聲音很輕，指尖點在畫紙上，「她要去送禮物。」原來，「不

會畫」只是心裡的故事，還沒找到通向筆尖的那條路。

走廊的作品牆記錄著無聲的蛻變。孩子們開始指著《爺爺一定有辦法》的紋樣說「這是線描，像奶奶織的毛衣」，能在《荷花鎮的早市》裡分辨「淡墨像霧，濃墨像石頭」。那些藏在畫面裡的美術知識，成了他們握筆的底氣。牆上的畫作，署名漸漸從「臨摹」變成了「創想」。每一筆大膽的色彩嘗試，每一個原創角色的誕生，都讓那些統計數字背後的勇氣有了心跳的溫度。課後的訪談裡，那句「我喜歡觀察繪本裡的畫畫方法」越來越多，畫紙上「我想這樣畫」的落款也越發清晰。

暮色漫進教室時，最後一張畫紙上的顏料剛好乾透。畫的是《蚯蚓的日記》裡沒有的情節：一隻蚯蚓高高舉著畫筆，在彩虹色的泥土上寫日記，頭頂懸著一顆閃閃爍爍的星星。旁邊是歪歪扭扭的字跡：「原來美就在故事裡，在我手裡。」我凝視著那只蚯蚓和它筆下的彩虹，畫紙邊緣的字跡清晰而稚拙。美術教育的初心，或許就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在繪本的星輝裡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支畫筆，讓心裡的光，落在紙上，成為世界看得見的明亮。

秋夜之美

李新泉

對於秋天，人們各有不同的感受。有人悲愁地感歎：「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為霜」；有人欣喜地讚賞：「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宵」。我屬於後者，也喜愛秋天。不過，我尤其喜愛秋天之美。

秋夜之美，美在明月。四季之中，秋天的月亮最皎潔，最圓滿，因此中秋賞月被看作人世間難得的賞心樂事。你看，那紫藍色的天空中高懸著一副玉盤似的月輪，它將浩邈的蒼穹映照得澄澈如洗，給廣袤的大地籠上一層空靈的輕紗。而秋月烘托下的景物更是美輪美奐，富於詩情畫意。劉禹錫詩曰：「洞庭秋月生湖心，層波萬傾如熔金」；朱熹詩曰：「清溪流過碧山頭，空水澄鮮一色秋」；林杰詩曰：「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盡紅絲幾萬條。」等不一而足。

秋夜之美，美在涼爽。夏夜氣溫高，悶熱；冬夜氣溫低，寒冷。而春夜苦短，又易被春困所擾，夜幕降臨後，人們會早早上床休息；唯秋夜不僅氣溫宜人，而且時間充裕，人們會在晚飯後任性地享受秋夜涼爽的快感。還記得小時候鄉下的秋夜，人們三五成堆，或坐在大門口，或蹲在池塘邊，手中已經沒有夏日隨身攜帶的蒲扇，即便手握一把，也只是偶爾拍拍蚊蟲而已。一縷清風掠過，身邊的樹葉沙沙作響，忽有一股涼意撲面，就像一片濕潤柔滑的綢緞輕拂面頰，舒爽愜意，頓將白天忙於秋收的疲憊感，一掃而光。秋夜也是孩子玩遊戲的最佳時光，他們常在谷場或渠壩，丟手絹、截板凳、捉迷藏，不覺小半夜過去，卻樂此不疲，需要家人再三催喚才肯回家。

秋夜之美，美在蟲鳴。也許是冬蟄已久，春夜的蟲兒要將飽受壓抑的心緒宣洩出來，其鳴聲顯得急躁而尖厲；春天破卵而出的幼蟲到了夏天，它們急於一展宏亮的歌喉，興致高昂地參與到父輩的大合唱中，只是這宏亮的歌唱又難免喧鬧嘈雜之嫌。冬天的夜晚又幾無蟲鳴，讓人覺得沉寂冷清。而到了秋天，一些蟲兒走完了生命旅程，一些已提早入蟄冬眠，剩下來的堅韌頑強的蟲兒，變得穩重而低調，其鳴聲輕細溫潤，純淨悠揚，就像那深巷的古箏，就像那寺廟的鐘磬，雖有幾許淒清的韻味，聽了卻讓人沉浸於寧靜淡泊的心境，引發人們對於生命的思考，激發人們對於生活的熱愛！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05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生命八章



莊海君，1983年11月生於廣東陸豐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。2000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，已在《詩刊》《中國校園文學》《陽光》《時代文學》《星火》《星星詩刊》《詩林》《詩歌月刊》《散文詩》等刊物發表作品100多萬字。出版詩集《十個太陽》《我們一生》《風與花的愛情》、散文詩集《海陸散曲》等。現居廣東汕尾。

遇見

忘卻了時間劃過的痕跡，一條河流穿過這裡，把鳥鳴的記憶梳理，一縷昨夜走失的風聲，一場即將到達的暴雨，一座靜默著的山，都收起了呼吸。

腳下的旅程，是一首沒有寫完的短詩，轉動起歲月，一行一行，刻進了生活。

我們的相遇，都在一杯茶後，走上雲端，走出眼眸，把往昔填滿。

旅途中，需要背起日子上山，走在一條朝向陽光的路，遇見的人越來越多，花期越來越近。

祭奠逝去的時光，唱出離殤之歌，或是無意，或是沉淪。

回首，都將鄉情隱藏在一行行樹影之中，思念遙遠，落葉無聲。

啟程

那些與光陰有關的人和事，都以物象的形式行走，或倒立在一疊又一疊的聲音之中。

多少次的遠行，都趁著掌心的暮色還未褪去，霜露未眠，花影正在醒來，鄉音蒼黃，思念漸漸深沉。

紙上的故道，遇見星辰與故人，總有一條行走的河流與一座靜默的山。

喊一聲出發，月光漫過，把行走的身影丈量，一寸或一尺，半闊或半卷，滿臉惆悵。

一些丢失的日子並排著，清點了陳年往事，或匪夷所思，或若有所指。

缺角的往事，並非夜有所夢的表情，側身進來的，毫無往昔的痕跡。

啟程吧，應該還有一道樹影，安靜地落了下來。此刻，風景正好。

往事

少年時，常追著一個又一個的時光，把遇見的風雨藏進書卷裡，讓萬物生長。

當金色的黃昏再次升起，相守過的沙洲，靜寂無夢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腳下的路越來越深，一些熟悉的名字像墜落的事物，讓人十分詫異。

回首生活有過的願望，數不清身體裡的泡沫。

還有什麼可以忘卻，晚風會再次搖響樹上的鳥鳴，使勁地拼成老片段，把想像的風波掛在耳邊。

夕陽下，牆角有了更多的日子，記錄最後的光芒，與一個名字。

每一種存在都應該有自己的形式，風雨之後是河流，鳥鳴之後是陽光，我們之後是泥土、是大山。

當我們站上最高的地方，帶著悲傷，敘說浮生若夢。我們的身影像塗滿過時的胭脂，相互辨認。

生命

行走的風景，讓這一生的記憶深沉起來，以倒影的狀態，一粒一粒地聚集，許多表情都與晨光夜露有關。

撥開雲端上的往事後，每一次醒來，都能聽見奔向春天的聲音，或急促、或微弱，任何觸及的疼痛，那麼美、那麼柔和。

這麼些年來，我像被故鄉扔了出去，只能帶著疲倦的身體與一道方言，背起一場又一場沉重的舊夢，把生命寫在每個深夜的風中。

談論過的舊時光與命運繫在一起，甚至可以說出不同的模樣，試著迎過去，再靠近一些，每一次都是最重要的時刻。

也許該去河邊聽一聽，風輕拍著往事的聲音；去牆角拾起一點陽光；去樹下喊回多年前丟下的情話。

這一次，彷彿站在了夢境的邊緣，經歷生死。此刻，需要再一次轉告親人，轉角後，就能聽到幸福的聲音。

這一生

這一生的滄桑與艱辛，承載著這片土地的表情與聲音；這一生的天空依然寬廣，甚至比腳下的這塊地還遼闊；這一生的風景與往事，吹著風，輕輕地吹過每一個午後的樹下。

許多日子奔跑著，揮灑了過去；許多事物靜默著，雕刻成生活。我的故人提著一盞盞燈，從傍晚到傍晚，抒情歲月。

一行春秋一道坎，一條河流便可以牽出一座鄉村。

望過的遠方，多少故事都如此。陽光溫和，一點一點地落了下來，敲打著身後的時間。

口袋裡裝過一封信，一道方言，一村的鄉情；回鄉時，或相互問候，或抖一抖身體，把身影縮小。

總會有一條路，變換著距離，直至行走的腳印越來越多，越來越深，才能裝滿寧靜的月光。

老樓歲月

那年的故事，顯然是在想像之外的。等風來，一直到夕影也有些暗淡。

把身體裡的時光裝飾，沉默地對待每一次相逢，季節的奔跑已無暇顧慮，盡把滄桑放逐在孤獨的路上。

在歲月面前，與塵埃對話，鳥鳴行影，美麗的抒情。

一抹鄉情轉動著夢想，說過的日子一再

梅林尋夢

在路上，或者在時間之外，我比一場雪晚一些抵達。

遇見你之後，許多情節都有了自己的影子，落在身後，與一行白色的時間，見證了行走的過程。

我們當然知道，這一切都是偶然的。

我們的故事應該是鳥鳴遺留下來的，散落一地。習慣在離去後，悄然隱藏起來。

選擇了這些，我只是梅樹下的一個魂，提著世間的聲音，趕在下一場雪到來之前，收拾塵心。

進入梅林時，陽光會再次搖響樹上的風聲，梅花的味道也開始融化，包括我的日子。

當所有的往事撲向這裡，我無法預測這一段旅程的結局，或形容太過於深刻，甚至需要把身體塗成白色。